詩語背後

●木 木

從屯門鎮到千戶所(下)

大鵬守禦千戶所城與東莞守禦千戶所城的情況不同，它沒有舊城可以憑依，完全是在大鵬半島上重新選址規劃修築的。而恰恰是這一重新選址規劃，使大鵬所城更符合屯營的要求，成為東南沿海最具規模、持續時間最長的海防要塞。數百年來，「沿海所城，大鵬為最」，「緣為此地，最為險僻」之類評述不絕於書。

中國建築風水布局，素有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之說，對應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東為陽，西為陰，需通過兩側對應物的高度差，形成強陽抑陰、龍昂虎伏的理想格局。大鵬所城正位於這樣一處風水寶地上，左側有龍頭山，右側有虎頭山，左高右低，青龍正好壓白虎。大鵬山位於正前方，逶迤綿延，恰似朱雀翱翔。排牙山穩坐後方，參差陡峭，儼然龜蛇合體的玄武神獸。傳統風水學還講求「前有照、後有靠」，「靠山而照水」，指建築物的前方需有開闊的視野，最好有水體如江河、湖海或池塘等，能匯聚各方祥瑞之氣；建築物後方則需有穩固的山丘或高地為依託，給人以歸屬感和安全感。大鵬所城前面是碧波萬頃的大鵬澳，與後面巍峨聳立的排牙山一起，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風水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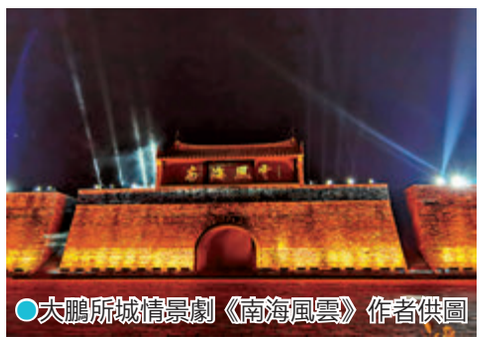
這座修築於600多年前的海防要塞，迄今仍保存比較完好。原大鵬所城城周約325丈（一公里左右），設東、西、南、北四道城門，城外有護城濠溝。如今，除北門外，其他三道城門及部分城牆仍能看出當初的制式，城牆高6米，長1,000餘米，設654個雉堞及馬道。城內是排列井然的明清古建築群，間雜着一些軍事設施遺址。所城東側有同期修建的嶺南名剎東山寺，數百年來香火不絕。西側不遠處目前是一片文旅旺地，名「較場尾」，「較場」得名於「校場」，是當年大鵬營官兵演武練兵的地方。

東莞守禦千戶所和大鵬守禦千戶所的開築，對倭寇起到了一定的震懾和阻扼作用。明朝前期，華南及東南亞海上貿易一度繁榮，還出現鄭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壯舉。但到了明中後期，倭寇勢力復燃，構成日趨複雜，主體和首領大多已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東南沿海因海禁政策失去生計鋌而走險的漁民、走私商販、破產農民等。所謂「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講的就是這種情況。「從倭」即假倭，佔絕對多數。這些人熟知沿海地理水文，有他們充當嚮導和戰場主力，倭寇在與官兵的較量中往往佔據主動。當時有名的海盜汪直、徐海、陳東等，都曾率部扮作日本人實施搶掠行動，官府也樂得將戰功算在「真倭」頭上領賞。所以，明中後期的倭亂，很大程度上已演變成海上武裝走私集團與日本浪人勾結導致的一場複雜衝突。

據有關史書記載，隆慶元年（1567年），東莞守禦千戶所正千戶李茂才在征伐倭寇中戰死；隆慶四年（1570年），倭寇先佔領石排灣（今香港仔），後在南頭附近登陸，百戶吳綸率鄉兵抵抗，力竭戰死；隆慶五年（1571年），倭寇將大鵬所城包圍了40多天……連綿不絕的戰亂，導致南頭地區民生凋敝，百姓流離失所。在這種情況下，東莞縣治遠在一二百里之外，管理半徑過長，僅靠兩個千戶所維持秩序，顯然已經不夠了。經過南頭士紳涕淚陳情，在廣東參政、巡海道副使劉穩的積極促成下，朝廷將這一地區從東莞縣劃出，另置新安縣。

明朝末年，衛所制度衰落，兩個千戶所的兵力都嚴重不足，駐員僅剩鼎盛時期十之一二。清初曾短暫沿用明制，但很快就由衛所制改為營兵制，軍官則由千戶改稱千總。國家常備兵除八旗兵之外，漢兵以營為基本單位進行組建，以綠旗為標誌，稱為綠營，又稱綠旗兵。東莞守禦千戶所改建為新安營，大鵬守禦千戶所改建大鵬營。康熙年間，因海禁政策影響，新安縣一度遭裁撤，兩營軍事功能喪失殆盡。新安營從此退出建制，但大鵬營一直存在，承擔東起大亞灣、南襟香港水域、西至珠江口的海上防務，其水師營仍有較強的戰鬥力。直至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大鵬營的防守區域絕大部分劃歸港英管轄，其軍事建制及指揮體系被相應裁併，延續500餘年的「所城」功能徹底終結。

有明一朝，自明初設兩大守禦千戶所，明中葉置新安縣，明末闢深圳墟，以及海外朝貢貿易體系的完善，這座邊境小縣大致形成了以南頭為行政中心、大鵬為海防中心、深圳為商業中心、赤灣—青山灣為航運中心的格局。兩座千戶所開創的海防系統，除了日常防衛事務，各有一場海戰被載入史冊。一是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屯門海戰，由廣東海道副使汪鋐指揮。此前數年，葡萄牙殖民者在屯門海澳燒殺搶掠，當地居民及漁戶怨聲載道，紛紛向官府告狀。汪鋐毅然率部向盤踞附近海域的葡萄牙人發起全面進攻，戰事持續一個多月，大獲全勝。這是中國第一次抗擊西方殖民主義入侵的戰役，官府隨即下令水師，凡見到懸掛葡萄牙旗幟的船隻就將其擊毀。此後30年，中國典籍中再沒有葡萄牙人侵擾廣東沿海的紀錄。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通過賄賂廣東官員獲得在澳門的通商權，並於隆慶六年（1572年）獲准租住澳門，開啟了西方列強在中國建立殖民統治的先河。


●大鵬所城情景劇《南海風雲》作者供圖

二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九龍海戰，由大鵬營參將賴恩爵指揮。是年9月4日，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率5艘艦船，以「求為買食」為名駛入九龍海面，接近大清水師船時突然下令開炮。正在巡海的賴恩爵面對出其不意的攻擊，果斷指揮水師船和九龍寨炮台開火反擊。短短幾個小時，就「疊見夷屍隨潮漂淌」「夷人受傷者尤不勝計」，義律被迫逃回尖沙咀。九龍海戰持續時間雖然不長，卻是鴉片戰爭的第一場前哨戰。總指揮賴恩爵此前在虎門銷煙時即為收繳銷毀鴉片的實際執行者，深得林則徐賞識。這次率大鵬營水師出征，首戰告捷，道光帝龍顏大悅，將大鵬營升格為大鵬協，提拔賴恩爵任大鵬協副將（最高主官）。官兵嚴陣以待，士氣高昂。然而，一支孤勇，一戰僥勝，終究敵不過大勢，鴉片戰爭還是以割地賠款了局。

明有屯門海戰，清有九龍海戰，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想來，兩戰皆贏在戰事，輸在時勢，儘管士氣高昂，卻一個丟了澳門，一個丟了香港，令人唏噓。

豆棚閒話

●卓 樾

老友阿張

鯽魚涌阿張，是我相交40年的老友，相識於廣交會。當年他39歲，家在香港濱海街；如今已是79歲高齡，居所依舊是那間380呎的舊單位。我們這份交情，恪守古訓「君子之交淡如水」，平生沒有生意合作，無借貸瓜葛，得閒便飲茶敘舊。

阿張6歲那年，隨身為部隊獸醫的父親自揭西遷居廣州。21歲他赴中山插隊，也在那裏練出一身水性。此後他三度嘗試從深圳偷渡赴港，前兩次歷盡波折，同行的弟弟不幸殞命。第三次終於登岸，每每提起，阿張都說這是此生唯一的壯舉。他屬豬，天性本來是與世無爭的那種，人生平平淡淡，也無風雨也無晴。1986年，我進入廈華海外市場部任職，正是在廣交會上結識當時在香港電器行打工的阿張。那一樁業務終究沒有談成，卻意外結下一段摯友之緣。他普通話本就流利，初見卻堅持同我講白話，我的粵語，也多虧他一路帶教精進。

每逢香港佳節、宗親盛會，或是他回廣州探望老母親，只要我方便，就尋空聚首。相處近乎無間，卻始終與金錢利益涇渭分明。偶有我在深圳託他代購物件，也都是當場結清，從不拖欠。阿張喜好搓廣東麻將，我也懂牌技，可數十年，我們從未同桌對弈。港人應酬多在酒樓，我也數次踏入他那間窄小的舊居。印象最深兩回：一回是香港回歸前夜，我在他家飲酒聚餐，之後同往添馬艦碼頭迎接解放軍；另一回是翌日要乘早班機赴英，便在他家借宿，我睡上層架床，他幼子睡下鋪，條件簡樸，然盛情難卻。

阿張如今常年北上奔波，口中常掛着今日會見山東客戶、明日接待遼寧來客，也時常到蓮塘尋我，或是同去吃潮州火鍋，或是在我家中叫外賣小聚。我常會分贈家鄉大紅袍、鐵觀音與他分享，他坦然收下，並不客套推辭。留他留宿，他總推說「下次」；有時茶飯過半，一通電話打來，他匆匆抹嘴便告辭，說是友人有事相託。直到他年近八旬，我也始終沒完全弄清他忙碌的究竟是什麼營生。

他心臟舊疾，早年做過搭橋手術，數月前又入院做過一次大手術，如今依舊精神矍鑠。他常說，健健康康比什麼都重要，只要還走得動，就多出門走走。如今他已少回廣州，把深圳當作第二故鄉，待我亦如親兄弟。

鯽魚涌那個380平方呎的單位，是阿張1983年購入的，當年作價22萬。彼時他月薪僅1,500元港幣，半數收入用來供樓，足足熬了十年，方才鬆一口氣。

張太太通曉英文，閩南話、粵語都十分嫻熟，和我溝通毫無隔閡，每次登門，待人都謙和有禮。阿張當年經由馬來西亞親戚牽線，結識這位生於婆羅洲的華人後代，婚後育有兩子。長子1982年生，已成家，在外租房居住，阿張說僅知如此；次子1985年生，尚未婚娶，聽說購置了居屋，面積幾何他也不知曉。阿張說，兒子們的信息都是「聽我老婆話我知」。談及下一代，粵人與閩人家長風格差別明顯，閩籍家長慣於為後輩周全張羅，而作為廣東人的阿張素來放手。一種「兒孫自有兒孫福」的放任。

上世紀九十年代，阿張曾有過一段感情的「偷渡」，對象是移居香港的內地武術教練，後來被太太察覺了。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底細。最後太太動之以情，兒子曉之以理，我也從中婉言勸解。說來也巧，待到1997年香港回歸，阿張的心也回歸鯽魚涌了。

回首40年交往，我悟出這份友情的要義，便是那個「淡如水」的「淡」：簡單、坦誠、無慾無求。我素來認為，友情與快樂，才是人一生最珍貴的首富。阿張長命百歲，必然也是我的快樂，我的福氣。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搏一博、博一博；搏一搏，單車變摩托；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



廣東話中有以下兩個讀音相同的短語：

搏一搏；博一博

不少人，包括傳媒會把兩者看成相通或把「博一博」看成「搏一博」的誤寫；其實兩者並存，且各有其意義：

「搏」這裏指「拚搏」。「搏一搏」相當於「放手一搏」——不顧一切作最大的努力。

「博」指賭博。「博一博」比喻碰碰運氣。

2000年後，大家應不時在網絡上看到或收到一些有關廣東話順口溜的資訊，最為人樂道之一的要算以下一句：

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摩托」，「摩托車」的簡稱，是「motorcycle」的普通話音譯；香港人把它譯作「電單車」，間中也會說成「摩托」。「摩托」一詞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鑑於當時正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對一般人而言，從「騎單車」的身分升級至「騎摩托」的階層，簡直像做夢一樣。正所謂世事無絕對，只要肯拚搏，人人都有機會改變現狀，當時在珠江三角洲一帶就開始流行上述一句具高度激勵性的順口溜了。

由此特例，大家應會認同相關心態是一場「拚搏」而非一場「賭博」，所以「搏一搏」才是適當的用詞和寫法。

上世紀初，在油麻地、廣東道和舊碼頭如西營盤一帶，曾有大量「苦力」聚集；一般人會叫他們做「咕喱」，一個來自「Coolie」的音譯。在昔日重階級觀念的社會裏，「咕喱」當的是一些擔擔抬抬、粗重且低下的工種；加上予人粗魯的形象，「咕喱」一詞往往帶有輕蔑的色彩，且當「咕喱」的還會被認定為沒出息。無怪舊時，尤其長輩會這樣教誨小孩：

依家唔畀心機讀書，大個實行做咕喱！

相類的「警告語」還有：

讀書唔成，聽做乞兒！

冇心機讀書，擁你去做學師仔/去賣點心！

（「擁」，音「ung2」，指推，比喻迫使；「學師仔」指「學徒」）

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送貨」！

（「送貨」指早年以人手、單車、手推車運送貨物，屬辛苦粗活）

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送貨」開始被歸入「運輸業」的範疇，人們也因此將從事「送貨」的人稱為「搞運輸的」。這種說法在當時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最為流行；而在香港，人們則更習慣使用「送貨」一詞。自此，「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送貨」有了更新版：

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

到了今天，「運輸」一詞已過時；「物流」取而代之，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通用的標準術語。根據以上推斷，「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很大可能與「搏一搏，單車變摩托」產生於同一時期、同一地域——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換言之，「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也非出自香港人的手筆。

就上述兩句順口溜的「釋義」而言，雖非盡善盡美，網上也有足夠資源可供查考；惟其「源頭」之考究則從未被提及，致使已為人們近乎極度依賴的AI「抓取」無從。對於那些不負責任、容錯空間大的AI而言，它們總可交出「答案」；然而筆者發現，有AI在此情況下卻不敢妄下斷語，且虛心與本人「交流」，以期直接獲得合理「答案」或若干切入「線索」。

近日有AI專家發出嚴正警告——AI終有一天將不受監控，並可掌握人類思想與行為的主導權。就上述這家AI處理相關問題的態度觀之，筆者認為，現今以至未來的AI仍需人類加以「引導」，甚或「協助」其取得正確或最優化的方案。話雖如此，此一空間恐已所餘無幾。

詩詞偶拾

●范詩銀

臨江仙八章

臨江仙．竹帚

槐雪柳棉風捲帚，長街老竹聲聲。靜明一樹一行燈。曉雲堆幾片，幾點露花青。

巧試嬌音蟬尚小，也為喧市來鳴。可憐宵罄有黃鶯。歡呼同伴早，潔淨共相迎。

臨江仙．伏了

蓮子新黃蘆荻紫，雛兒不是初鶯。雨虹謝過柳枝橫。健聲吟伏了，唱予路人聽。

雲慢走時風已老，橋頭誰個伶仃。依然流水浪花明。月邊家國事，星底古今情。

臨江仙．迎秋

道是沉雷非霹靂，南風換了西風。吹飛蒼狗剩晴穹。落輝斜照裏，新旭薄雲中。

隨意題它藍一抹，夏辭還有秋容。往生此世太匆匆。渚葭三尺雪，芍藥幾枝紅。

臨江仙．榴花

開卻東南西北朵，低枝紅上高枝。幾多玉顆競相齜。摘它春去了，還有夏來遲。

忽見梢頭新蕊放，孤香贏得秋奇。也同蜂蝶話珍稀。命當酬此晚，心底自無私。

臨江仙．青桐

巢引鳳凰生碧樹，何為啼老梧桐。晚焚七彩曉皴虹。露花芽細小，燈影葉如蓬。

時不無聲來舊語，半彎明月當空。絲天徹地雁西東。青雲星作譜，俊響夢邊逢。

臨江仙．擬泛雙溪

桂槳風來蘭槳雨，風詞雨韻詩行。行行皆是舊家鄉。故園重疊夢，夢醒淚花涼。

解得易安思國苦，幾回望斷雲長。雙溪秋早水茫茫。手招回舴艋，灘渚藕葭黃。

臨江仙．雲上

誰疊棉山誰絮海，誰來鋪就溫柔。飄飄滾滾雪雲流。上千成萬朵，哪朵載閒愁。

綿軟團團如歲月，如伊那段春秋。橫沙豎霰撲關頭。駝鈴迎雁陣，玉管亦悠悠。

臨江仙．一條大河

波浪心頭飆潋灩，長帆沒入雲煙。歌謠滴碎草房前。藕荷榆案上，柳槳棗蘿邊。

號子夢中千萬喚，稻花開到秋天。那樁故事說年年。漁叉蒲棒火，線蟻醉家山。

生活點滴

●徐永清

醉棗之美

紅棗素有「百果之冠」的美譽。民諺曰：「一天吃三棗，一生不顯老。」平日裏，很多人喜歡吃紅棗，藉以養顏保健，尤以西北人為最。棗類食品很多，在林林總總的棗類美味之中，我最偏愛的是醉棗。

醉棗模樣好看，紅艷艷的，像西北高原少女紅撲撲的臉龐。由於飽含水分，外加白酒的成分，醉棗個個光鮮飽滿，沒有一點摺皺，真是青春陽光、亮麗動人。醉棗不僅香甜爽脆，還有一股濃濃的酒香。尤其剛剛開啟的醉棗，一股密封已久的酒香便急不可待地飄蕩出來，用「繞屋三匝」來形容，毫不為過。這香裏不僅有酒香、棗香，也有生活的芳香，真是沁人心脾，令人心醉。

我國的紅棗大都產於西北、華北一帶，我在河北滄州、山西太原、寧夏銀川，就見有專門經營棗類的商店，其中醉棗均放於醒目的位置。西北一帶好些人家會自己製作醉棗。我有個遠在寧夏的戰友馮先生就會做，我也跟他學過。醉棗的製作不難，還挺有意思。首先要選擇果形飽滿、大小勻稱的鮮棗，還不能有傷疤、有蟲害。再者要看得上眼，看了要舒服，長得「歪瓜裂棗」的一概不要。說來有趣，馮先生的獨生女是個唯美主義者，強調先飽眼福，再飽口福。她選棗就跟選美一樣，不僅要健康，還要美得勻稱、美得悅目。這閨女做什麼事都喜歡叫真，連吃也不馬虎。

紅棗選好了，還要給它們洗個澡，讓這些紅棗洗淨身上的風塵。潔淨之後，得自然晾乾，接着要過酒，或者叫蘸酒，也就是把所有的紅棗在酒裏浸泡一下，在酒裏扎個猛子，走個過場。話雖這麼說，也馬虎不得，得讓紅棗的外表均勻地沾滿酒液。另外，這酒還必須是高度的白酒，度數低了，這棗「醉」不了，就像人喝酒，沒有到位，總是不足，總有遺憾。古語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就是飲酒與賞花的最高境界。蘸過酒的紅棗，還要分裝在小瓶小罐之中，吃起來方便。半個月以後，棗便醉成了。做醉棗是項輕鬆愉快的勞動，在西北鄉村常見一些村姑，邊做醉棗邊歌唱，唱理想的生活、希望的田野和萌動的愛情……言為心聲，歌亦為心聲，這顆顆醉棗，也寄託了少女們許多美好的希望。

早年間，我不會做醉棗，每去西北出差，總要帶些回來。自會製作以來，若有興致，每年我都要做些醉棗。我的女兒還挺喜歡吃醉棗的，堪稱是我的同道。有次她竟吃了兩小瓶的醉棗，足有半市斤的量。瞧她那張臉龐，一片緋紅，如同染了朝霞一般。尤為值得一記的是，前些年，我的女兒要出國讀書，我還特意為其準備了兩瓶醉棗。但願這紅艷艷的醉棗，能夠給她帶來好運，護佑她的人生，行穩致遠，再創佳績。